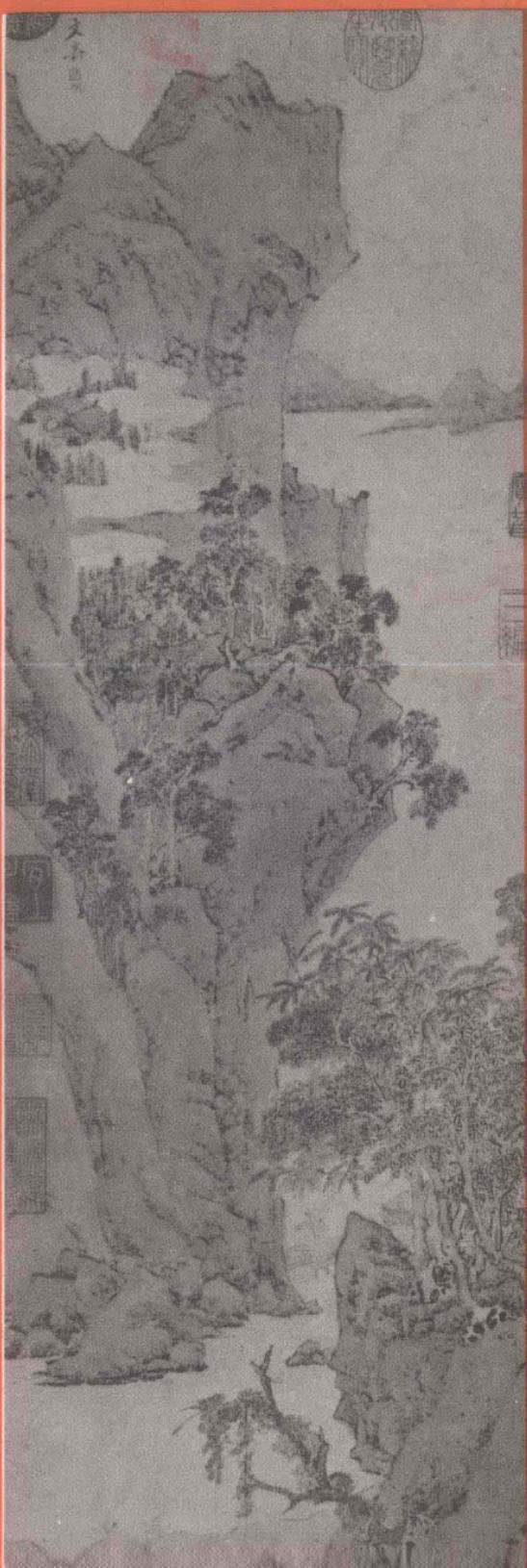


中國文學史

胡雲翼

—中國文學欣賞導讀全集—



古典新刊
75

中國文學史

莊嚴出版社

中國文學史

著作者 胡

雲

出版者

版

發行者

社

發行所

文

莊 嚴

社

惠 出

翼

台北市士林福國路

一〇〇號

雙子星大樓

三六樓

五五樓

七二二號

八三三樓

六九二號

郵政劃撥帳戶

一一一九九號

定價新臺幣 一一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自序

中國文學雖然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的歷史，但向來沒有系統的文學史的記述。直至清末宣統二年林傳甲氏始編成一部「中國文學史」，用爲京師大學教本。這是文學史的第一部。至最近十餘年來，文學史的專著乃風起雲湧的出版。據我所知，已有下列二十種之多。

- (1) 中國大文學史 (謝无量)
- (2) 中國文學史 (曾毅)
- (3) 中國文學史大綱 (顧實)
- (4) 中國文學史 (葛遵禮)
- (5) 中國文學史 (王夢曾)
- (6) 中國文學史 (張之純)

- (7) 本國文學史 (汪劍如)
- (8) 中國文學史綱 (歐陽溥存)
- (9) 中國文學史綱 (蔣鑑璋)
- (10)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
- (11) 中國文學史略 (胡懷琛)
- (12) 國語文學史 (凌獨見)
- (13) 白話文學史大綱 (周羣玉)
- (14) 中國文學小史 (趙景深)
- (15) 中國文學進化史 (譚正璧)
- (16) 中國文學A B C (劉麟生)
- (17) 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
- (18) 中國文學史 (穆濟波)
- (19) 白話文學史 (胡適)
- (20) 中國文學史 (胡小石)

(其餘，斷代史如劉師培「中古文學史」，分類史如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及周樹人「中國小說史略」等，皆未列入。)

這二十種編輯方法與選取材料各有異同的文學史專著，如果要加以細密比較的批評，恐怕寫成一部十萬字的書還不能說得清楚。好在我們在這裏並沒有詳加批評的必要。但大體說起來，實有多數不能令我們充分的滿意。在最初期的幾個文學史家，他們不幸都缺乏明確的文學觀念，都誤認文學的範疇可以概括一切學術，故他們竟把經學、文字學、諸子哲學、史學、理學等，都羅致在文學史裏面，如謝无量、曾毅、顧寶、葛遵禮、王夢曾、張之純、汪劍如、蔣鑑璋、歐陽溥存諸人所編著的都是學術史，而不是純文學史。並且，他們都缺乏現代文學批評的態度，只知摭拾古人的陳言以爲定論，不僅無自獲的見解，而且因襲人云亦云的謬誤殊多。就中以曾毅的「中國文學史」爲較佳，然係完全抄自日人兒島獻吉郎之原作，又未能更正兒島獻吉郎氏之錯誤處，故亦不足取。至於最近幾年的文學史作者，其對於文學觀念之明瞭，自較前大有進步；編著文學史的方法亦較能現代化。只可惜這些著者對於中國文學多未深刻研究，編著時又多以草率成之，卒至謬誤百出，如凌獨見、

周羣玉之所著，其錯誤可笑之處真觸目皆是。文學史書墮落至此，實堪浩歎！就中較能令我們滿意的，則爲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及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趙著自有見解，行文雋美，但可惜只敍及文人方面的文學，而忽視最有價值的民間文學，即「詩經」亦在其摒棄之列，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譚著能將近代最進步的關於中國文學的著述，編輯成書，內容頗爲完善，但其敍述的體例似嫌未妥，而小小的錯誤亦在書中常常發見。此外如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內容至爲豐富，可作詳細的參考讀物，然至今僅見其發表中世卷的一小部分，無從批評其實質。

劉麟生的「中國文學ABC」則嫌過於簡略，胡懷琛的「中國文學史略」則簡直是一本流水帳簿，皆有不可掩護的缺點。嚴格說來，我們認爲滿意較多的實只有吾家教授胡小石的「中國文學史」及吾家博士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胡小石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講稿，敍述周密，持論平允，是其特色；其缺點則亦嫌忽視民間文學的發展。胡適先生的「白話文學史」，論其眼光及批評的獨到，實是最進步的文學史；只可惜過於爲白話所囿，大有「凡用白話寫的作品都是傑作」之概，這未免過偏了。如王梵志的詩究竟有什麼了不得之處，竟勞胡先生在珍貴的篇幅上大書特書

而加以過分的讚美呢？這真令我百讀百思都不得其解！

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一部理想的完善的文學史，其原因並不在這些文學史家沒有天才和努力，實因中國文學史的時期太長，作者太多，作品太繁，遂使編著中國文學史成為一件極困難的工作。淺學如我，自然更不敢冒昧來擔負這樣重大的責任。但因自己六年前曾經寫過一部「中國文學概論」（其上卷已由上海啟智書局出版），內容過於簡陋，自己時常想改作；去年夏天又重受書局之託，囑我編寫一部給大學和高中學生參考的文學史，乃決計着手編著。中間曾因事停頓數次。現因預備用為學校教本，遂將全書在短期中寫定付印。我自知這本書必有許多偏枯的地方，但我也自信我的編輯方法、取材、見解，是比較進步的。為求讀者的深切了解，還有幾點淺薄的意思，似乎必要向讀者加以說明：

第一，文學向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文學即如章炳麟所說「著於竹帛之謂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即是說一切著作皆文學。這樣廣泛無際的文學界說，乃是古人對學術文化分類不清時的說法，已不能適用於現代。至狹義的文學乃是專指訴之於

情緒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這才是現代的進化的正確的文學觀念。本此文學觀念為準則，則我們不但說經學、史學、諸子哲學、理學等，壓根兒不是文學；即「左傳」、「史記」、「資治通鑑」中的文章，都不能說是文學；甚至於韓、柳、歐、蘇、方、姚一派的所謂「載道」的古文，也不是純粹的文學。（在本書裏之所以有講到古文的地方，乃是藉此以說明各時代文學的思潮及主張。）我們認定只有詩歌、辭賦、詞曲、小說，及一部份美的散文和遊記等，才是純粹的文學。

第二，文學史的分期向無公認一致的說法。因為要把脈絡一致的文學史，硬劃斷為幾個時期來敍述，本是很勉強的事。有許多人很反對用政治史上的分期來講文學。他們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說文學的變遷往往不依政治的變遷而變遷。此說固未嘗全無理由，但我覺得中國文學與政治實有至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各種文體因得到政治的後援而發達，那是很明顯的，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皆然。我們又看，每一個比較長期的時代，其文學都形成一條與政治相呼應的「初、盛、變、衰」的起伏線。又，每一個時代初期的文學，都不免仍承襲前代的舊作風（至於秦、隋、五代等短促的時代，則完全浸沒在前代的作風裏）；每一個時代的中期，都

能確立一種新的文學作風；每一個時代的末期，則都不免形成文派紛歧的變格，或向後開倒車。各種文學盛衰變遷的關係，都可以從政治的時代背景去求解釋。處處都可以看出文學受各不同的政治時代的推移而進化的痕跡。所以，我認定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最好還是以依據政治時代的分期較為妥當。此外，實更無較完善的分期法。

第三，過去的文學史多偏重於死板板的靜物敘述，只知記述作家的身世，批評其作品。至於各個時代文學思潮的起伏，各種文體的淵源流變，及關於各種文學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如胡懷琛的「中國文學史略」，竟是一部名詞目錄，真是可笑。其他的文學史亦頗多散漫瑣碎，無法統率一致者。我在這本文學史上最注意的就是糾正這方面的錯誤。我要把各時代散漫的材料設法統率起來，在可能的範圍內，要把各種文體，各種文派，作家及作品，尋出他們相互間的聯絡的線索出來，作為敘述的間架；同時，我注意各個時代文學思潮的形態及其優點與缺點，注意各種文體的發展及各種文派的流變。總之，我盡力的使我的文學史能够成爲一部活的、脈絡一致的文學史，雖然這也許是我一個力不勝任的妄想。

這上面所說的三點，是我對於編著文學史幾個重要的信念。這本十餘萬字的文學史就是根據這幾個信念寫成的。此外，普通所認定對於文學史的敘述，應抱持謹慎、客觀、求信的態度，對於文學史上所下的批評，應求其正確，恰合於現代的文學鑑賞觀念。關於這些，我也不會忽略。不過像這樣一部複雜廣大的文學史，寫定的時間還不到半年，其中疎漏錯誤之處，在所不免。那都請高明之士加以指正吧。

胡雲翼 二十，八，四，上海

目 錄

自序

第一編 先秦文學

第一章 詩經.....一

第二章 楚辭.....一四

第二編 漢代文學

第三章 漢代文學的傾向.....二七

第四章 漢代的辭賦.....三二

第五章 漢代的詩歌.....四二

第六章 建安時期的文學

六〇

第三編 魏晉南北朝文學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思潮

七三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的詩歌（上）

七九

第九章 魏晉南北朝的詩歌（下）

九九

第十章 兩晉南北朝的小說

一〇九

第四編 唐代文學

第十一章 唐代的文學運動

一一七

第十二章 唐代的詩歌

一二六

第十三章 唐代的歌詞

一六〇

第十四章 唐代的小說

一六七

第五編 五代文學

第十五章 五代的歌詞 一七七

第六編 宋代文學

第十六章 宋代的文學運動 一八七

第十七章 宋代的歌詞 一九一

第十八章 宋代的詩歌 二三三

第十九章 宋代的小說 二三三

第七編 元代文學

第二十章 元代的戲曲（上） 二三九

第二十一章 元代的戲曲（下） 二四六

第八編 明代文學

- | | |
|-----------------|-----|
| 第二十二章 明代的文學運動…… | 二六三 |
| 第二十三章 明代的戲曲…… | 二六七 |
|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小說…… | 二七八 |

第九編 清代文學

- | | |
|-----------------|-----|
| 第二十五章 清代的正統文學…… | 二八七 |
| 第二十六章 清代的戲曲…… | 三〇七 |
| 第二十七章 清代的小說…… | 三一九 |

附 錄

- 中國文學書目舉要及其說明

第一編 先秦文學

第一章 詩 經

世界各民族文學的誕生，有一條共同的公例，就是韻文的發達總是較早於散文，而詩歌又為韻文中之最先發達者。中國也是如此，最初的文學是詩歌。

請先言詩歌的起源。

人們為什麼要作詩呢？人類本是生而富有情感的，若有所感於中，便不能不有所發抒於外。故班固「漢書·藝文志」闡明作詩的原因說：「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毛詩大序」也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熹「詩集傳序」也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這些話解釋詩歌產生於情感的自然的表現，都是說得很合理的。由此探討，詩歌的起源，當遠在史前的原始人類有了語言的時候。原始人類在懂得言語以後，便知道發爲合乎自然音響節奏的咨嗟詠歎，詩歌便爾產生了。故沈約也說：「歌詠所興，自生民始。」

話雖如此，中國詩歌之有信史可徵的時代，却決不能說「自生民始」，至早只能從周代（西元前一一三四年）講起。在周代以前，也許有數千年或竟是數萬年的詩歌史，也許中國在遠古時代早已產生過偉大的史詩，如西洋古代的「依里亞特」與「奧特賽」，及印度古代的「馬哈巴拉泰」與「拉馬耶那」一樣的傑作，但因為沒有文字的紀錄，已經湮滅無傳了。雖然「呂氏春秋·古樂篇」載有「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其書既不可靠，又未見著錄歌辭，實飄渺難信。又有謂「禮記」上所載伊耆氏「蜡詞」出自神農氏（孔穎達說），以爲詩之濫觴者，亦荒謬不足信。即令「蜡詞」真出於神農氏，而如其內容所謂「土反其宅，水歸其